

評加拿大的倒閣與改選

林岩哲

一、前言

在加拿大立國一百二十年的歷史當中，加拿大的國內政治情勢從來沒有像最近這一年來那樣變化莫測。從一九六八年加拿大舉國掀起一陣「杜魯道狂熱」以來，經過三次的大選，杜魯道所領導的自由黨及其本人均連連獲得勝利，組閣執政。尤其最後一次的議會選舉，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九年，五年任滿，方始舉行，成為二次世界大戰後，加拿大歷屆議會惟一任滿全期後的一次大選。杜魯道也因而成為加拿大立國以來連任最多次、執政最久的一位內閣總理^①。平心而論，杜魯道執政十一年，使加拿大獲得美洲的「北歐國家」美譽，無論就資歷或功績而言，杜魯道應是老成達練，功高德劭，在加拿大近年的政壇上，無人可出其右者。事實上，去（一九七九）年大選前的一項民意測驗也顯示，多數加拿大人承認，杜魯道仍是當今最精明能幹、最有資格領導加拿大的一位政治領袖^②。

但是加拿大經過一陣「杜魯道狂熱」冷卻之後，却併發出「杜魯道恐懼症」。去年五月大選期間，加拿大人一句「只要不是杜魯道，任何人皆可」（Anyone but Trudeau）的口號，整垮了杜魯道，使自由黨慘遭敗北，並使一向默默無聞的進步保守黨首領柯拉克從而揀到便宜，登上總理寶座。

畢竟柯拉克是從加拿大選民反杜魯道氣氛間揀到便宜而上臺的。當時進步保守黨在眾議院所獲得的席數尚不及半數，只能組成一個少數黨內閣政府。所以柯拉克的進步保守黨內閣自始即建立在脆弱的基礎上，隨時有倒閣的危險。在柯拉克執政的半年期間，加拿大眾議院提出不信任案，前後即有四次的記錄。前三次的不信任案，由於獲得社會信託黨的支持，均屬有驚無險。但是在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第四次不信任案交付表決時，進步保守黨內閣非但未獲得社會信託黨的支持，而且本身有三名議員缺席，二名身在國外，另一名因病未出席，終於以一三九票對一三三票獲得通過。第二天，柯拉克即宣佈解散眾議院，擇定今年二月十八日舉行大選。

註① 雖然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八年 W. L. Mackenzie King 會連續執政十三年之久，但當時因適逢大戰期間，未經改選，故得一次例外長期執政。
註② 見拙著，「冷眼看加拿大的大選」，（問題與研究），第十八卷第九期（六十八年六月），第八八頁。

從去年十二月解散衆議院，各政黨開始競選以來，一連串民意測驗一再顯示，自由黨將有捲土重來的趨勢。二月十八日投票的結果，果然不出所料，自由黨獲得超過半數的一四八席，東山再起；原已宣告退位讓賢的杜魯道，亦得以再度執政。前在加拿大到處蔓延着的「杜魯道恐懼症」，曾幾何時，却在柯拉克一場唱作不佳的情況下，不藥而癒。所以回想這一年來加拿大政局的演變，誠如白雲蒼狗，變化莫測，也頗耐人尋味。

二、一次不合時宜的意外倒閣

由於柯拉克進步保守黨內閣是以少數黨出而執政，內閣壽命難望長久，自是意料中事。一般預期，柯拉克可能在一、二年後，擇一適當時期，解散國會，重新舉行大選，以期增加進步保守黨在衆議院之多數。但自去年十月九日第三十一屆國會開幕之後，情勢却變化得出乎意外之快。十月十日自由黨首先發難，在衆議院提出對內閣的不信任案。緊接着，十月十二日新民主黨又提出修正的不信任案。前案的表決，幸有自由黨十名議員的缺席，以一二一票對一三七票，未獲通過；而後案的表決，却得自由黨的支持，以二七票對二二三票，亦未通過。到十一月六日，自由黨又再度提出不信任案。進步保守黨內閣幸得社會信託黨的再度支持，終於又以一四〇票對一三八票穩住局面。此事一過，一般看法認為：從去年十月初國會復會以來，柯拉克進步保守黨內閣雖一直處在風雨飄搖中，但總算是有驚無險。接着十二月的耶誕新年假期來臨，料定柯拉克內閣將有個喘息的機會，暫可安定一時。更何況加拿大處在極北，在嚴冬期間，誰都不願勞動衆。對選民、對候選人，嚴冬不是競選合宜時機。所以即使有個風風雨雨，總得等到今年春夏之後纔會再來。孰知十二月十一日財政部長柯羅斯比提出柯拉克執政以來的第一個預算案，竟成爲柯拉克內閣倒閣的導火線。

原來，去年六月柯拉克接替杜魯道出任總理，同時也繼承了杜魯道遺留下來的財經爛攤。當時加拿大財政赤字即高達一百二十億美元以上，全國失業人數又超過百萬人，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九點五。所以十二月十一日財政部長柯羅斯比提出預算案，即要求額外增加三十五億美元之歲收，以逐步降低財政赤字。照柯羅斯比的說法，此項措施將可至一九八四年時，使百億美元之赤字降低到半數。爲了增加這一筆額外歲收，自然需要透過加稅的方式，因此煙酒要加稅，工商業要加稅，失業保險費也要提高。特別是汽油稅每加崙增加十八分，從每加崙七分增加到二十五分。據柯羅斯比的估計，以加徵汽油稅來節制能源的措施，將可使加拿大的油價到一九八四年時，達到國際石油價格的百分之八十五水準。到一九九〇年以後，加拿大的石油可達到自給自足的程度，而不再需依賴進口。不過柯羅斯比承認，加稅措施，將使加拿大失業率達百分之八點五，通貨膨脹率由百分之九點五提高

到百分之十一，而國民總生產毛額只增加百分之一。據柯羅斯比表示，「爲長期利益着想，忍受短期的痛苦」，這是必要的。

但是此一預算案提出之後，加拿大舉國旋即輿論譁然。一般認爲柯拉克非但未實踐他的競選諾言，削減二十億美元之國民所得稅收，退還中低收入納稅人每人三百美元，而且還要增加各項稅率百分之五。尤其汽油的加稅，一下增加每加崙十八分，更使加拿大老百姓心慌。畢竟煙可少抽，酒可少喝，而汽油却是加拿人日常生活無法省的交通必需品。所以直到十一日半夜汽油漲價前刻，加拿大各地加油站仍大排長龍，爲的是一加崙汽油少付十八分的增稅。

自然，隨着預算案的提出，衆議院也掀起一場戰火。新民主黨領袖布勞班特疾言厲色地說：「這不是預算，簡直是一種敲詐。」所以新民主黨立即提出對預算案的不信任投票建議。同時，自由黨也對加稅的預算案猛烈地轟擊。不過在十三日不信任案表決前，一般均認爲，此時此刻在野黨派並非真心要藉預算案來推翻內閣，祇會像過去數度不信任案一樣，虛張聲勢一番，進步保守黨內閣總可以以此微多數再過難關。

在過去數次不信任案表決中，雖然社會信託黨總站在進步保守黨一邊，使得內閣穩住陣腳；但這次增稅的預算案對社會信託黨却非同昔比。因爲社會信託黨五名議員^③全係來自魁北克農民選區。這些選區的農民主要依賴燃燒柴油的農機耕作，而預算案將使每加崙柴油提高十五分的增稅，這對農民是一項很大的額外支付。所以社會信託黨是否該如往昔支持進步保守黨內閣，不能不慎重考慮。故當十三日不信任案表決時，五名社會信託黨議員全體棄權，使得進步保守黨內閣走向倒閣的命運。

其實進步保守黨本身既有三名議員無法出席投票，只要自由黨和新民主黨議員全體出席投票，即使這五名社會信託黨議員支持進步保守黨，仍然無法挽救倒閣的命運。如前所述，本來歲末嚴寒不是加拿人意願舉行大選的時機，更何況一月前杜魯道已宣告退位，自由黨預定在今年三月集會選出新黨魁，自由黨正處於羣龍無首的狀況。所以在這次不信任案表決之前，傳聞有一項秘密交涉，即自由黨希望新民主黨保留兩票，則自由黨願意放棄七票，俾可使進步保守黨內閣暫時維持下去^④。但是不久前蓋樂普民意測驗顯示，百分之四十七選民支持自由黨，百分之二十八支持進步保守黨，而新民主黨頭一次獲得高達百分之二十三選民的支持^⑤。所以新民主黨認爲此時舉行改選，得在進步保守黨聲望低潮之際，渾水摸魚。正是對它最有利的時機。新民主黨因此拒絕了自由黨所建議的幕後交易。到十三日晚上九時五十分，不信任案終於以一二三九票對一二三三票獲得通過，柯拉克的進步保守黨內閣就這樣出乎一般意料之外的突然垮臺。無怪乎「渥太華雜誌」(Ottawa Journal)對這次的改選疾言厲色的評道：「愚蠢

註③ 社會信託黨原有六名議員，全選自魁北克，去年九月十九日Richard Janelle從社會信託黨轉加入進步保守黨，故國會解散時，社會信託黨僅擁有五名議席。

註④ 見馬致中，「加拿大下月舉行大選」，[新生報]，六十九年一月四日。

註⑤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15-16, 1979, p. 1.

、陰險、加上權力慾的驅策，使盡千方百計，來強迫加拿大人接受一次他們絕不心甘情願的選舉^⑥。」

三、杜魯道的東山再起

從表面上看來，這次加拿大柯拉克內閣的倒閣是受到民意測驗推波助瀾的影響所造成的。如前所述，新民主黨是因為受到民意測驗的鼓舞，所以想趁進步保守黨聲望最爲低落之際，渾水摸魚，從中得利。同樣的，自由黨也盤算其聲望正隆，收復江山正是時候。所以十三日晚衆議院通過不信任案，柯拉克進步保守黨內閣似乎就這樣的受到了池魚之殃。事後柯拉克亦即將倒閣之事歸罪於反對黨。他說：「反對黨既已決定將國事中斷，這不是我們的選擇。我們本要繼續治理這個國家的^⑦。」但若細究真象，在這表面的背地裏，進步保守黨並非是無可奈何地真正受到池魚之殃，而是另有一番心機，一番打算。第一，柯拉克深知，少數黨內閣在國會中無法控制過半數的議席，隨時得仰人鼻息，隨時潛伏垮臺的危機，自應未雨綢繆，宜早作最好的打算。所以在提出預算案時，財政部長柯羅斯比堅決地表示，預算案不可妥協，即使冒着不受歡迎的危險，亦在所不惜。「爲建立將來而着想，我們需要一個作必要而堅決決策的政府。我們需要一個多數黨政府」。第二，在預算案表決前，柯拉克已胸有成竹，早就擬妥了一項倒閣的聲明。所以柯拉克能够在不信任案通過不到半日之內，解散國會，擇定今年二月十八日舉行改選。第三，進步保守黨眼看杜魯道月前引退，自由黨要到今年三月舉行黨大會，選出新黨魁。年關前後，正是自由黨青黃不接，緩不濟急，羣龍無首的時候。進步保守黨若不把握此機，尙待何時？

無可諱言的，去年五月大選，自由黨失去江山，杜魯道一人要負大半的責任。這些年來，自由黨固然因杜魯道而得以長久執政，但若無一陣「杜魯道恐懼症」，不會在去年慘遭滑鐵盧。所以一般均認爲，在加拿大歷史上，杜魯道時代已於去年五月結束。自去年五月以來，「杜魯道恐懼症」已滲透到自由黨內部。反杜魯道之氣息開始在黨內醞釀。到去年十月，黨內反杜魯道暗流幾到明朗化的程度。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從去年十月十二到十四日，約有二百名自由黨幹部在曼尼托巴省韋尼培格（Winnipeg）舉行一次會議，檢討黨的優先事項，但未邀請杜魯道參加。與會人士均認爲自由黨在加拿大已經失勢。去年五月的大選，可說是自由黨的最低潮時期。此外，與會人士也劇烈地批評過去自由黨政府政策的失當。他們又認爲，自由黨領導無方，缺乏政治熱忱，疏遠羣衆，不敢面對熱門問題，以致不能吸引年輕一輩的興趣與支持。雖然會中始終未直接指責杜魯道之過失，亦未提到杜

註⑥ Time (December 24, 1979), p. 32.

註⑦ Quoted 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15-16, 1979, p. 1.

魯道之名字，但也足夠明顯地表示對杜魯道個人及其領導之不滿。由此可見，杜魯道在自由黨的領導地位已成明日黃花，到了引退指日可待的時候。

到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杜魯道在各方有形無形的壓力下，終於宣佈決定引退，辭去自由黨黨魁之職。三天後，自由黨執行委員會在渥太華集會，決定於今年三月二十七日在曼尼托巴省韋尼培格舉行黨員代表大會，選出自由黨新黨魁。據各方報導，問鼎新黨魁的人選有五、六人，惟由於自由黨有一項不成文法的規定，即黨魁人選應由英、法裔輪流擔任。由於杜魯道為法裔，所以下一位黨魁人選一般認為兩位英裔前財政部長杜納(Pierre Turner)和麥唐納(Donald MacDonald)將作最後的角逐^⑧。不過杜納在財政部長任內，與杜魯道發生齟齬，最後拂袖而去，事後又批評其他內閣同僚，因而在黨內甚不得衆望。所以麥唐納繼任黨魁之機會也就更濃。到十二月十日，杜納又正式宣稱，無意問鼎黨魁，至此自由黨新黨魁更非麥唐納莫屬了。萬想不到在這自由黨剛開始要走馬換將之際，內閣突然倒閣，國會舉行改選。所以據稱三十六名自由黨全國執行委員會委員對於倒閣之事，甚為不快^⑨。他們認為，在造成倒閣之前，自由黨議員應與組織磋商對策，否則黨組織將措手不及，恐將又遭受一次大選的挫折。

正因為這次的倒閣是在自由黨尚未選出杜魯道的繼任人選之際，所以立即使人想到自由黨是否將挽留杜魯道暫時繼續領導自由黨，以渡過這次的改選。事實上在倒閣的第二天，一些自由黨領導人士也即在作徵召杜魯道臨陣出馬的活動。不過杜魯道自知今日的杜魯道已不復昔日的杜魯道，要再領導自由黨從事競選，困難甚多，惟恐吃力不討好，因而並未立即首肯。經過各方四天的奔走與磋商，自由黨執行委員會與其黨政會一致決定徵召杜魯道再度出陣，同時給予杜魯道保證，將作全黨全力的支持。所以直到十八日，杜魯道纔作出他「畢生惟一一次最困難的個人決定」，正式宣佈接受徵召，繼續領導自由黨，從事這次的改選。不過他鄭重地表示，這次再度出陣，「並非他個人的要求，而是自由黨同志與他自己亦視為這是他的職責所在」。同時他又表示，如果自由黨贏得這次的大選，他將出任最後一次的內閣總理。在下次大選前，他將召開黨代表大會，以便讓賢，選出新領導人。無疑的，這些日子來，無論杜魯道是真心想引退，或故作姿態，以退為進，畢竟杜魯道給人的印象，已不像昔日表現個人，好唱獨角戲的杜魯道。也許正因為這一點，杜魯道不但重新拾回自由黨黨魁之位，也贏回了內閣總理的寶座，成為繼印度甘地夫人之後，又一東山再起的政治領袖。

註⑧ 另外可能角逐人選為前財政部長柯萊典(Jean Chretien)，前衛生部長比金(Monique Begin)，前檢察長福克斯(Francis Fox)。不過此三人皆法裔魁北克人，故希望不大。至於另一英裔可能人選阿克沃斯(Lloyd Axworthy)，由於他出道不久，所以希望亦不大。

註⑨ See Facts on File (December 21, 1979), p. 967.

四、在野黨得利的選局

如果長期觀察加拿大的選舉行為，我們會發現到，加拿大有一項奇特的選舉行為模式，為在其他國家所少見的現象。此即加拿大選民在投票時，最先考慮到的是政黨領袖的人格因素。所以政黨領袖的人格因素最能左右整個選局。其次能够影響選局的因素是政黨領袖的作風，再次是領導能力。政黨政策因素排行最末。尤其奇特的一點，是加拿大選民在考慮政黨領袖人格作投票時，表現出「消極反應」(negative response)的行為，亦即排斥他們最不喜歡的那位政黨領袖，而投票給和其敵對的政黨。

如果瞭解這種行為模式，再看柯拉克和杜魯道這一年來的表現，就可以瞭解杜魯道何以今日能東山再起的原因。從去年五月遭受挫折以來，杜魯道已不再是昔日倔強寡情、傲岸不羣、剛愎自用的杜魯道。他體會過「杜魯道恐懼症」的可怕，惟恐此症舊病復發。所以當眾議院剛通過不信任案時，記者圍繞杜魯道詢問，他却閃爍其詞，不作正面答覆。甚至在應徵召之後，他也不再表現個人，不再唱獨角戲。他拒絕電視辯論，也不召開正式記者會。甚至在許多場合裏，他宣讀預備好的文稿來答覆記者的發問。

反觀柯拉克的表現，半年的政績給予加拿大人的印象是，優柔寡斷，食言失信，懦弱無能。當初為爭取猶太選民選票，柯拉克提出遷移加拿大駐以色列大使館至耶路撒冷的競選諾言，而在他上臺之後，却受阿拉伯國家的壓力，改變初衷，未予兌現。當初他曾向加拿大人保證，他上臺後即將大幅減稅，但在半年之後，反而提出增稅的預算案。所以柯拉克帶給加拿大人的只是個空字。這些日子來，加拿大流傳着種種諷刺柯拉克的笑話。例如有一個笑話，問一問題：「何以柯拉克隨時攜帶一個背包？」標準答案是：「預備補件」。這則笑話充分諷刺柯拉克的低能，缺乏自信心。由此可見，柯拉克在今日加拿大人心目中的塑像如何了。所以有人說：「去年五月，柯拉克獲得政權，是由於加拿大人對杜魯道完全失望，而今杜魯道得重掌政權，只因選民對柯拉克的寄望徹底落空所致^⑤。」

撇開個人因素不說，就各政黨在加拿大整個選局的態勢而言，進步保守黨自始即居劣勢。畢竟進步保守黨當政只有半年的時間，過去自由黨十一年累積下來的舊帳包袱不是進步保守黨一年半載革新得了的，更何況進步保守黨真正自己擬定的計劃——預算案——尚未付諸實行，即告倒閣。上次競選承諾過的革新，未及兌現，在這次大選中，防守都感吃力，談何競選攻勢！所以在大選舉行之前，一連串的民意測驗顯示，進步保守黨一直居於下風（參照表一），早見敗跡。即使在這中間，曾因拯救六名美國

註⑤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12, 1980, p. 5.

在伊朗的人質，加拿大舉國掀起一陣「加拿大的雀躍」(Canadian Caner)但仍然無法挽回進步保守黨的頹勢。

表一 加拿大民意測驗趨勢

時間 主辦單位 百分比 政黨	解散國會前夕	一月初	一月二十三日	一月底	二月三日	二月六日
	Gallup	CBC	Gallup	CBC	CTV	Gallup
自由黨	48	51	49	47	46	48
進步保守黨	28	31	28	30	33	28
新民主黨	23	16	20	19	17	23

表二 各政黨在各省獲得議席數比較表

政 黨 省 份	自 由 黨	進 步 保 守 黨	新 民 主 黨	社 會 信 託 黨
亞 伯 達 (Alberta)	0(0-0)	21(21-21)	0(0-0)	0(0-0)
英屬哥倫比亞 (British Columbia)	0(1-1)	16(19-19)	12(8-8)	0(0-0)
曼尼托巴 (Manitoba)	2(2-2)	5(7-7)	7(5-5)	0(0-0)

新布朗斯維克 (New Brunswick)	7(6-6)	3(4-4)	0(0-0)	0(0-0)
紐芬蘭 (Newfoundland)	5(4-4)	2(2-2)	0(1-1)	0(0-0)
諾瓦斯谷夏 (Nova Scotia)	5(2-2)	6(8-8)	0(1-1)	0(0-0)
安大略 (Ontario)	52(32-32)	38(57-57)	5(6-6)	0(0-0)
愛德華王子島 (Prince Edward Island)	2(0-0)	2(4-4)	0(0-0)	0(0-0)
魁北克 (Quebec)	73(67-67)	1(2-3)	0(0-0)	0(6-5)
沙斯卡濠 (Saskatchewan)	0(0-0)	7(10-9)	7(4-5)	0(0-0)
育康屬地 (Yukon Territory)	0(0-0)	1(1-1)	0(0-0)	0(0-0)
西北屬地 (Northwest Territory)	0(0-0)	1(1-1)	0(0-0)	0(0-0)
合 計	146(114-114)	103(136-136)	32(26-27)	0(6-5)

說明：(1)應選出眾議員二八二名，惟此次大選，魁北克有一選區候選人逝世，投票延至下月舉行，故至一九八〇年二月止實際選出眾議員二八一名。

(2)表上各欄括弧內有二數字，前一數字爲一九七九年五月選出之議席數，後一數字爲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解散國會時之議席數。

(3)第三十一屆國會議員變動情形：魁北克社會信託黨議員 Richard Jannell 於九月十九日脫離社會信託黨，加入進步保守黨，使進步保守黨議席增加一名，社會信託黨議席減少一名。惟在八月間進步保守黨議員 John Diefenbaker 病逝，故進步保守黨總議席數未增減。十一月十九日舉行

補選，結果為新民主黨所得，使新主黨議席增加一名。另一補選區原為自由黨議員，補選結果仍為自由黨所取得，故自由黨議席數未變動。

資料來源：The Financial Times, Feb. 20, 1980, p. 4; Le Monde, Feb. 21, 1980, p. 3.

表三 歷屆大選各政黨議席分配表

政 黨	1968	1972	1974	1979	1980
自 由 黨	155	109	141	114	146
進步保守黨	72	107	95	136	103
新民主黨	22	31	16	26	32
社會信託黨	14	15	11	6	0
獨立派人士	1	2	1	0	0

說明：原應選出眾議員二六四名，一九七九年改為二八二名。

二月十八日選舉的結果，果不出各民意測驗機構所料，自由黨獲得百分之四十三點九投票選民的選票，贏得一四六席，成為多數黨。進步保守黨獲得百分之三十三的選票，只得到一〇三席。新民主黨在選民背棄進步保守黨聲中，揀到便宜，得到百分之十九點八的選票和三十二個國會議席，比前次大選增加五席。而一度與進步保守黨合作的社會信託黨竟在這次大選中全軍覆沒。

(參照表一、三)。

五、結 論

觀察這次加拿大的大選，我們可以看出下列幾點特徵：

(一)我們知道加拿大是一個二元民族的國家。在加拿大政壇上，英法裔一直處於對立的局面。英裔一向散佈在加拿大西部各省，而法裔大都聚集在魁北克一省。所以以英裔為主的進步保守黨以東部各省為其勢力範圍，而以法裔為骨幹的自由黨即以魁北克為其地盤。位居中間、各方雜處、應選出九十五名議員、可佔國會三分之一議席的安大略省，自然成為各政黨必爭和競爭最劇

烈的省份。可以說，安大略一省是歷屆大選的勝負關鍵。

此次大選亦如往昔，各政黨在安大略的勝負，決定了各政黨在整個選局的輸贏。這次自由黨在安大略獲得五十二席，進步保守黨獲得三十八席。兩次大選相對之下，兩黨在安大略獲得的席數相差三十九席。所以兩黨之間的情勢完全顛倒過來，自由黨也就贏得整個選局。

(二)不過在這次大選中安大略省的關鍵所在，却是因爲一項特別事件所造成的。原因是安大略省聚居相當多數的猶太裔。如前所述，去年大選期間，柯拉克爲爭取猶太選民選票，曾提議將駐以色列使館遷移至耶路撒冷，頗能討好。但是柯拉克上臺之後，却受到阿拉伯國家的種種壓力，首先是伊拉克取消四百二十萬美元的採購，接着沙烏地阿拉伯和利比亞也取消合約，沙烏地阿拉伯更將已向加拿大電話公司採購價值十一億美元的電話設備予無限期的展延，所以到去年十月二十日，柯拉克政府屈服在這種種種壓力下，宣佈決定不遷移駐以色列使館，這樣一來，使猶太裔的加拿大選民甚感不快，因此大批猶太選民轉向支持自由黨。再加上安大略省爲工商林立地區，工商業的發展需要消費大量汽油，汽油大幅加稅，自然最使工商業界不悅，所以這種種因素的湊合，終於造成進步保守黨丟失「荊州」。

(三)這次的大選最特殊的地方莫過於在朝失勢，在野得利的結果。除了進步保守黨敗北之外，可說是準在朝的社會信託黨損失最慘。雖然社會信託黨在國會中的勢力有趨沒落之勢，但多少年來，也總能佔一席之地；而今受進步保守黨之累，致其在國會中的議席全部爲自由黨所取代，相反的，這次倒閣改選的始作俑者新民主黨獲利最多，一向爲進步保守黨勢力範圍的西部各省，除了盛產石油並爲柯拉克本人的老巢亞伯達省之外，新民主黨竟能與之平分秋色，自然，自由黨更是得了在野之利，除了在安大略大有斬獲之外，在東部各省也與進步保守黨均分席數，所以說，這是一場在野得利的選局。

總而言之，這次加拿大大選的結果，杜魯道以新的姿態，捲土重來，終於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來日必然有段相當的時間，加拿大政局方再有所變動，東山再起的杜魯道是否會重現本來面目或給人耳目一新？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民國六九、二、二八脫稿)